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目录学发微

外一种：古书通例

余嘉锡 著

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自是以来，作者代不乏人，其著述各有相当之价值。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今欲讲明此学，则其意义若何，功用安在，不可不首先叙明者也。

岳麓书社

目录学发微

外一种：古书通例

余嘉锡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目录学发微；外一种：古书通例 / 余嘉锡著. — 长沙：岳麓书社，
2009.12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

ISBN 978-7-80761-352-7

I. ①目… II. ①余… III. ①古籍—目录学—研究—中国 IV. ①
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106 号

目录学发微

外一种：古书通例

作 者：余嘉锡

责任编辑：邓 翊 李艳敏

封面设计：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640×960 1/16

印张：16.75

印数：1—6,000

ISBN 978-7-80761-352-7/G·795

定价：24.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左表”、“右表”、“左文”、“右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目 录

CONTENTS

目录学发微

前 言	周祖谟	1
一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3
二 目录释名		18
三 目录书之体制一 篇目		28
四 目录书之体制二 叙录		36
五 目录书之体制三 小序		56
六 目录书之体制四 板本序跋		70
七 目录学源流考上 周至三国		78
八 目录学源流考中 晋至隋		89
九 目录学源流考下 唐至清		108
十 目录类例之沿革		126
〔附录〕 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		153

外一种：古书通例

前 言	周祖谟	159
绪 论		162
卷一 案著录第一		167
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		167
古书不题撰人		177
古书书名之研究		185
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		192
卷二 明体例第二		203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		203
汉魏以后诸子		216
古书多造作故事		222
卷三 论编次第三		233
古书单篇别行之例		233
叙刘向之校讎编次		237
古书之分内外篇		244
卷四 辨附益第四		251
古书不皆手著		251
后 记		259

前 言

中国的古书浩如烟海，历代各门各类的著作极其丰富。要知道这些丰富的遗产的内容、历代学术的源流、书籍存亡的情况，除检阅历代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外，还可以寻检其他历代的私人所著或公家所修的目录书。这些目录书可以丰富我们关于书籍的知识，我们可以根据目录找书来读，也可以从中初步了解书籍的时代、著者、性质、内容等等。由此可知目录书对我们很有用。

不过，历代的目录书很多，各书的编排、分类和内容性质不尽相同，要利用这类书，不能不先理解这类书的性质、体制、作用和源流。这就是传统的目录学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换言之，要利用目录书，应当先通晓目录学。

以前专门讲述目录学的书籍不多。余嘉锡先生这本《目录学发微》是创作较早而又比较有系统的著作。其中对目录书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历代目录书类例的沿革阐述甚详。著者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在北京各大学讲授目录学时，即以此印为讲义，但始终没有正式出版。后来学者辗转援用，甚且付印，足见大家对这部书很重视。现在根

据著者晚年增订本校正标点，特为印出，以供研究目录学和目录学史者参考。

周祖谟

一九六二年七月

一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自是以来，作者代不乏人，其著述各有相当之价值。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今欲讲明此学，则其意义若何，功用安在，不可不首先叙明者也。

《隋志》言：“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章学诚所谓“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校讎通义》叙。其后作者，或不能尽符斯义，辄为通人所诋诃。虽自《通志·艺文略》目录一家已分四类，总目、家藏总目、文章目、经史目四类。继此枝分歧出，派别斯繁，不能尽限以一例，而要能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昔人论之甚详。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盖昔之学者皆熟读深思，久而心知其意，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书。至其所以然之故，大抵默喻诸己，未尝举以示人。今既列为学科，相与讲求，则于此学之源流派别，及其体制若何，方法若何，胥宜条分缕析，举前人

之成例加以说明，使治此学者有研究之资，省搜讨之力，即他日从事著作，亦庶几有成轨可循。今之所讲，其意盖在于此。

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书名下论说，名称屡变，详见后目录书之体制三。以普通均呼之为解题，姑用以立说。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昔人论目录之学，于此三类，各有主张，而于编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则无异议。今取诸家之说，分类撮举之于下。

属于第一类者，即有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者如晁、陈书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之类是。《隋书·经籍志·簿录类》论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其实齐、鲁诗亦皆有序，清儒马国翰、陈寿祺诸家所辑《遗说》可考，此因《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故但举毛、韩二《诗》耳。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

观《隋志》之持论，掎击诸家，推尊向、歆，盖以向之《别录》，每书皆有叙录，歆之《七略》，群篇并举指要，于书之指归讹谬，皆有论辨，见前。剖析条流，至为详尽，有益学术，故极推崇。荀勖《中经簿》，上承《七略》，下开四部，至为重要，而《隋志》谓其“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细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见篇首总论，下同。其于勖之不满，溢于言表。此后自东晋义熙，以及宋、齐、梁、陈、隋，并有官撰目录，而为书皆只数卷，并不著解题，所谓“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至王俭依据《七略》，《玉海》卷五十二引俭序云：“今依《七略》更撰《七志》。”阮孝绪斟酌王、刘，《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云：“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是皆取法前修，宜可免于

讥议。然于《七志》，则谓其“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文义浅近，未为典则”。于《七录》，则谓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剖析辞义，浅薄不经”。由是言之，则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盖王俭之《志》，惟详于撰人事迹，于指归讹谬，少所发明，阮氏《七录》，或亦同之。故虽号博览之士，卒难辞浅薄之诮。观其一则曰“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再则曰“不述作者之意，未为典则”，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唐时目录家，如毋煚、释智昇之徒，其所主张，率同斯旨。

〔毋煚《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 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愈其已。

〔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序》〕 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宋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每类有序，每书有释，盖祖向、歆之成规。郑樵作《通志·校讎略》，乃极不满之，谓其文繁无用。清初朱彝尊得《总目》钞本于天一阁，已无序释，因为之跋，归狱于樵。修《四库全书》时，即用其本著录。《提要》信朱氏之说，所以罪樵者尤至。虽其考证不免谬误，然可见编录书目，均当有解题，乃为尽善也。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崇文总目跋》〕 见卷四十四 《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为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范氏天一阁有藏本，展卷读之，只有其目，当日之叙释，无一存焉。乐平马氏《经籍考》，述郑渔仲之言以排叱诸儒，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嫌其文繁无用。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也。案《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著录类朱氏案语与此略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四《崇文总目提要》〕 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考《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而作，班固已有自注。案欲驳郑樵之说，当详考《艺略》、《别录》之体例。今只举《班志》为说，不知樵说正是根据《汉文志》，是仍不足以服樵也。《隋书·经籍志》参考《七录》，互注存佚，亦沿其例。案《隋志》佳处在每类之序论。若只每书下注存佚，则其文亦已略矣。《唐书》于作者姓名不见纪传者，尚间有注文以资考核。后来得略见古书之崖略，实缘于此，不可谓之繁文。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畯，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厥后托克托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是即高宗误用樵言，删除序释之流弊也。案《宋志》之丛脞，与郑樵绝不相干。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晁氏、陈氏二目，诸家藉为考证之资，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及此书，则若存若亡，几希湮灭。是亦有说无说之明证矣。《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樵初无关系。杭世骏《道

古堂集》卷二十五已驳朱氏之说，钱大昕《养新录》卷十四考之尤详。

〔又《直斋书录解题提要》〕 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间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判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讹谬也。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籍广述林》卷九 中垒校书，是有别录，释名辨类，厥体纂详。后世公私书录，率有解题。自汲冢之《崇文》，逮熙朝之《四库》，目诵所及，殆数十家，大都繁简攸殊，而轨辙不异。而于篇题之下，香遶叙跋，目录之外，采证群书，《通考》经籍一门，实创兹例。朱氏《经义考》祖述马书，益恢郭郭。观其择撰群艺，研核臧否，信校讎之总汇，考镜之渊藪也。

〔王先谦《郡斋读书志叙》〕 见王刻本卷首 《史志》仅列诸目，不若簿录家阐明指要，并其人之姓字里居，生平事迹，展卷粲列，资学者博识尤多。自宋晁子止创为此学，按此学之从来远矣，非晁氏所创。即就有宋一朝言之，亦先有董道之《广川藏书志》，并不始于晁氏也。陈氏振孙继之，并为后儒所宗仰，而晁氏尤冠绝。

以上所举诸说，其意大要有六：一、述作者之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隋志》。二、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毋悞。三、一书大义，为举其纲，书有亡失，览其目录，犹可想见

本末未辨尊。四、品题得失，藉以求古书之崖略，辨今书之真伪，并核其异同《提要》。五、择擅群艺，研核臧否，为校讎之总汇，考镜之渊微孙诒让。六、阐明指要，资学者博识王先谦。凡此诸说，所以明目录学之功用详矣。然皆指有解题者言之也。

属于第二类者，即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是也。然《汉志》本之《七略》，《七略》原有解题，班固删去之，而但存其《辑略》之文，散人各家之后以为之序，此特欲删繁就简，非以解题为无用也。《隋志》因之。至于小序之作法，则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语尽之矣。

[章学诚《校讎通义·序》] 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又《原道篇》] 一之二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惟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案班固条辨流别数语，即是刘歆《辑略》。章氏以为别有讨论群书之语，误甚。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

[又《互著篇》] 三之一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案此语亦误甚。《汉志》云：“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盖每书皆先校而后著录，故今所传向诸书叙录，皆言“所校某书若干篇，除重复定著若干

篇，已杀青，书可缮写”。是校讎已定，书可缮写之时，乃作一录，故其事不得不缓。今乃言古人著录，“父子世业，阅年二纪”，若向、歆两世相继，仅成一书目者，亦可笑矣！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

[又《补校汉书艺文志篇》] 十之二 《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 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讎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于篇后。谓小序。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不惟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目录校讎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讎也。……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板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案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讎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详见后《目录学之体制四》。则校讎正是审订文字，渔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讎，命名已误，朱氏之说非也。特目录不专是校讎板本耳。

章氏著《校讎通义》，盖将以发明向、歆父子校讎之义例，然于向、歆之遗说实未尝一考，仅就《汉书·艺文志》参互钩稽而为之说。故其言曰：“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互著篇》三之二。夫《七略》、《别录》虽亡，其逸文尚散见于诸

书。章氏时，马国翰、洪颐煊、姚振宗辑本皆未出。章氏不长于考证，故未能搜讨。况刘向校书叙录，今尚存数篇，即《别录》也。说见后。章氏仅知其校讎中秘，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某书，《校讎条理篇》七之二。而于录中立言，所以论其指归辨其讹谬者，不置一言，故其书虽号宗刘，章氏书第二篇名《宗刘》。其实只能论班。其所最推重者，《汉志》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之语也。其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亦即指此类之序言之，其意初不在解题之有无。不知刘向之《别录》，其于学术源流功用为更大也。然章氏书虽多谬误，而其人好为深湛之思，往往发为创论，暗与古合。即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语，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以《隋志》及毋煗之说考之，然后知此非章氏一人之私言，盖天下之公言也。目录家所当奉为蓍蔡者矣。

属于第三类者，即无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者如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及各家藏书目录皆是。此类各书，不辨流别，但记书名，已深为《隋志》所讥，然苟出自通人之手，则其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考镜源流，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不可忽也。

〔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讎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歿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又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讖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盛于隋、唐。睹其